切問齋文鈔

卷十二之卷十四

選舉

PL
2718
U3A16
1775
v.5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二目錄

選舉一

姜西溟書左雄察舉議後

黃震孫制科策

陳子端經學家法論

朱錫鬯經書取士議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二

吳江陸燿朗甫輯

選舉一

書左雄察舉議後 議諸生守家法文吏試牋奏

姜西溟 見卷第二

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之外必益之以六藝而族閭之師與黨正書之州長考之及其在學也則又有中年比年考校之法當此之時固無德行之民而目不知書者矣故至於司馬論辨可無事於語言文字之間也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牆面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卽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煩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

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鄜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八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於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失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何者也。夫有志於斯世者。其必復古族閭州黨之法而後可以行鄉舉里選之事歟。

制科策　黃震孫 見卷第一

自漢以來。皆以言取士。而議者獨咎明制。至謂八股一日不廢。則人材一日不出。嗚呼。亦甚矣。愚以爲八股之不可不變者。其勢也。

因八股而議明制之失則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實取歷代之法而折衷之其爲具蓋至備也是故其用八股也則經術之遺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語也則因於唐其用策論也則因於漢宋其用詔表也則因於詩賦之駢麗夫先之以經義以觀其理學繼之以論以觀其器識繼之以判以觀其斷讞繼之以表以觀其才華而終之以策以觀其通達乎時務以是求士豈不足以盡士之才天下之士果有能與其選者豈不足以當公卿之任而佐國家之治故曰折衷至善而爲具之至備者無如明制也世之論者徒見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有明之制爲敗壞人才之具此豈通論哉雖然凡人之才莫不各有所能亦各有所不能王者之用人不惟其才之備恃吾有器使之道焉耳書曰無求備於一人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明乎全才之難得而當詳爲之辨也今必

兼此數者而求之則是必得天下之全才而後可也天下之全才不常有而吾顧惟其全之求則彼有勉强塗飾以僥倖於一得已耳且吾所以試之者旣多其端勢不得不分先後二分先後則吾無所輕重於其閒而輕重已自此而判矣於是士皆盡力於八股而其他但取辦於臨時以應故事校士者旣已取其所長卽未有不曲護其所短宜乎應舉者之日淪於空疎而不復以通今博古爲事也然則明制之所以爲得者在乎其具之備而其所以爲失者亦正以其求備也歟且夫天下固無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已三百餘年士子之心思才力畢竭於其中不可復有所加矣今將從乎其同則陳陳相因幾於無可措手將從乎其異則又將跅弛泛駕而不可爲訓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窮而必變之勢也然欲變八股而易之以策論或易之以詩賦則亦僅一偏之

見而未爲得其中嘗觀唐宋之世其取士初不限以一科是以有科目之稱今特設一科以待士則是有科而無目也愚謂宜倣其意而行之畧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條議之例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舉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卽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卽今對策之法但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而使之剖决毋拘聲律對偶若是者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遽列於清要若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彥則宜間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

中已上諸條無間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眞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夫誠如是則下得以專精於實學而無迂疎寡當之譏上得以兼收其所長而無用違其才之慮一革夫既往之弊而仍不失乎由舊之思計無有便於此者矣

經學家法論

陳子端見卷第四

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

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愚按朱子此議欲治經者以注疏爲主而兼取諸家之說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專取一家之言也而曰以注疏爲主是更不欲擯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專取本義詩則集傳書則蔡沈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澔周禮儀禮廢已久蓋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官而舉朱子所云專以爲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爲何物者

矣即如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別於專家之說而有獨見之論也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旁及他說而後以己意辨晰以求其至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祕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中人聞之懼倉卒錄舊書畧加刪飾以進四書則倪氏輯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輯錄詩則劉瑾通釋春秋則汪克寬纂疏禮記則陳澔集說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澔之所謂五經而已易詩書禮經學文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刪聖人之經不讀讀胡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為題目者以其意鋪敘為文不敢稍踰分寸以求合於有司又最甚者擇取傳中字句文義以意牽合妄託聖經移彼就此名為合題豈惟不合經意揆之傳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顛錯

之如此也慢棄聖言剖裂傳注又如朱子所謂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者也蓋經學之弊原於時文昔者經義之興本以論斷爲體不執一說引據經傳非如後之描畫聲口簧鼓吻脣乳兒小生侮聖言而代爲之詞勢不得不畢守一家之詁訓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惡爛不逾時歷歲改頭換面以趨新巧使學者窮年積月從事於無用之空言考其實楞然無所得也又何有於經學哉然則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後可朱子論經義欲令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辨晰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詞說日力亦有餘矣蓋今之時義又與

南宋之時異朱子所謂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欲必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二三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覆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今之八比雖與此異而其爲弊則一也故欲正經學之失須革時文之弊時文之弊革然後學者可以旁通諸家之說以求得乎聖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於無用之空言國家收實學之效也

經書取士議

朱錫鬯 見卷第二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於河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

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於經義僅涉畧而已至於習禮者恒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於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蝕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檮昧之見斟今酌古請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

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嚴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三目錄

選舉二

桑伊佐辯君子小人論
張敦復讀李文饒近倖論
熊敬脩萬言疏
楊賓實治論
盧子弓正體論
邱粟海無踰老臣論
韓元少崇讓論下
王次山送蘇州守覺羅雅公蔚文之汀漳道任序
陸稼書選政策
徐公肅請停捐納入監疏

王伯咨請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魏石生郡府久任疏

王伯咨乞留教職疏

王爾緝答問選舉

盧子弓吏議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三

吳江陸燿朗甫輯

選舉二

辨君子小人論

桑伊佐 名調元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有弢甫集

治天下之要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急於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未易知之而辨之也以帝堯如神之智成湯天錫之智宜於人無不燭其隱而覩其深矣而於伯鯀尹諧猶幾幾乎失之故虞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商書曰其難其慎葢深慮乎人之難知而所以覈品於心術之微程材於事爲之著姑以試其可久而得其真者如此乎其詳以審也故鯀殛諧誅元德升而十六相隨舉於巖廊之上百工以釐庶績以熙三宅三俊與咸有一德之氣類

相感歟求哲人旁招俊乂近則協於厥邑遠則丕式見德堯與湯卒不損其知人之名而成帝王之上理其要在克辨乎君子與小人任勿貳去勿疑惟和惟一以有此美也君子小人道消道長其乘除出於陰陽之氣運其扶抑由於神聖之事功事功所以持氣運而氣運即隨之轉故神聖不委諸氣運也神聖之事功辨君子小人而已矣君子小人克辨則小往大來賢人出而氣運昌君子小人失辨則大往小來賢人隱而氣運至於極壞予竊稽大易觀於否泰二卦之象相對相反慄乎毛骨爲之竦而心神爲之怵以悸也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此克辨君子小人之所以著其休也否之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

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此失辨君子小人之所以形其咎也勢之成也如冰炭白黑薰蕕涇渭之相懸開通閉塞關係乎天下萬物之數而內外消長其初祇肇判於一幾然則小大往來之間辨之不可不早辨矣一君子進而衆君子由之以進正與正相合其道德性命根乎稟受成乎學問者本並出一原故同升諸公衆正翊贊師師凝績勢之所必至也一小人進而衆小人由之以進邪與邪相引其權謀術數逞乎嗜欲熟乎營求者亦並出一途故朋比爲奸衆邪黨附師師非度亦勢之所必至也泰之初九曰拔茅茹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君子小人之相連並進各從其類三陽在下與三陰在下其乘時用事之勢已各不可遏然一則幸其征惟恐其不征也慶之也一則勗其貞難乎其爲貞也危之也君子之素爲君子非一朝一夕之操持小人之變爲君子豈革面

革心之神速默覘氣運者於泰初之彙欣欣然喜於否初之彙惻惻然憂之矣君子之得時則駕也所設施皆中行之道寬裕有容苛察之能弗矜也果敢有爲振作之氣倍厲也思深慮遠經綸必極周詳秉道嫉邪投契不容昵比故擴包荒之度鼓馮河之勇絕遐遺之愆著朋亡之正泰九二之光大豈小人曖昧狹隘之所可同年而語哉君子不依藉乎小人而小人聞貌附乎君子故泰之二則曰朋亡否之二則曰包承小人而順承乎君子亦小人之有意向者也而君子之氣類固殊焉進以禮退以義據理而答不惡而嚴固嶽嶽懷方以處之不然何足以云亨而羣之末必不終亂也夫平陂往復者運也艱貞勿恤者道也九三處泰極之時而君子憂盛危明之心正於斯見之不敢任乎氣數之自然而動色相戒持盈守滿制治保邦之謨謀出焉使不以道力持乎天地之際

其何福之能食君子之明於憂患而不使其心一息放逸也安以是保危以是持亦何時而不用其兢兢也乎泰之三固以其處於極盛而思其艱否之三不以其無能肆害而忘其懼小人志於傷善而蓄而未發其蓄焉者固在也否六三之包羞豈其志不欲騁哉有識者能無爲君子寒心哉君子非懼其禍之將及已也君子以身任天下之安危則護善類而防邪慝固不容於不深長思也至泰之六四而小人羣然得志矣同惡相濟合謀害正印纍纍綬若若翩翩下集睢盱之態尙忍言哉天運之可挽也是否九四之有命也人事之當盡也是否九四之離祉也君子志願得行之時卽君子疇類獲福之時也觀於泰四之不可復爲與否四之堪與更始而知泰之難恃一跌而遂至斯極否之可回一振而咸與維新然則泰未卽爲休而否未卽爲咎也其故只爭乎君子小人進

退之機而休咎倚伏之勢如圜之轉可畏也懿矣哉君臣同德上下交修之朝之于人欽慕也柔中虛已保泰下賢惟與碩德咸孚不爲讒邪所間願伸於大君祉遍於萬類是泰六五之象也且夫王業未有不致其憂勤惕厲而能久安長治者也其亡何其危苞桑何其固撥亂而反之正思患而爲之防否九五之休否夫固有以致之戒天祿之永終怵天命之難諶無疆惟休無疆惟恤陽剛中正之君與弼直謨明之臣其交相應而互相警多在於此故其盛也萬幾有兢業之思其壞也天子有無愁之曲君子之匡贊其君則必陳四方水旱盜賊以聳惕乎勵精圖治之心小人之蠱惑其君則必致多端聲色狗馬以恣行其執迷不悟之事此其大相逕庭者也夫泰之終爲否與否之轉爲泰也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固理之常而無足怪故有城復於隍之嗟有否終則傾

之喜。然所重者在人事。則不可聽其將然。而莫爲之所。命亂而猶必告命。則不付之於無可如何。否傾而出於先否。則非安然而得其攸濟。夫陰陽之消長。君子之消長也。其來有萌動之幾。故其乘而起也。日盛而莫之止。其轉有旋撥之經。故其隨而返也。終變而不久處於盈。作易者於陽之復。君子之升。則迎而喜之。於是乎有大亨之義。有好爵之縻。有晝接之榮。有觀國賓王之美。於陰之生。小人之進。則遏而絕之。於是乎有公餗之覆。有鞶帶之褫。有勿用之戒。有負乘致寇之譏。泰卦於君子。多危悚之辭。懼泰之難終保也。故三則惕之以無往不復。六則傷之以城復於隍。否卦於小人。多戒勉之辭。冀否之猶可支也。故二則許其包承。三則幸其包羞。然君子難進而易退。守十年不字之貞。秉舍車而徒之義。此素履獲吉。不亂於小人之羣。而國家事遂不可言矣。小人易進而難退。

受不足敬之服蒙非據而據之醜此比匪有傷竟成不戒以孚之謀而衆正人斥逐殆盡矣予嘗觀上下千載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知否泰之所由生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唐虞時八元八愷惟庭堅與五臣之列殳斨伯與朱虎熊羆名見於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外四岳十二牧同亮天工者其名且失傳曾論專舉五臣爲言以謂舉其大者數人爲前後代之所莫能匹則固已彰其勢之極盛而其次而降焉者數之不勝數亦不必悉數之也當時天之生才固極其多且美而聚其多且美於朝者何無一之遺也且其氣類足以感而召之一君子進而衆君子俱進一大君子進而六德三德之君子無不進則小人無所容其身以售其姦故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三代皆顯俊掄材而孟子獨稱湯之立賢無方是豈無故哉有商用人之法不拘族系

不採虛聲。自耕築起爲大臣。而不之疑。懋官懋賞。惟其賢。惟其人。澟上帝之簡在。謹衣裳之在笥。汝鳩汝方。尚書雖列其篇目。而其文既逸。然伊訓說命諸篇可考也。其時之賢路開通。官常整飭。收之也博。聚之也精。商六百祀爲精明强固之天下。周祚雖過八百。弗及也。周道親親。世卿稍覺倚重。周公仰思而未合。其殆爲是與。故吐握致勤。辨論致審。綴衣趣馬小尹。皆庶常吉士。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賢才之氣脈盛。故國家之氣脈如之。賢才之氣脈長。故國家之氣脈亦如之。漢治最爲近古。求賢之詔屢下。責郡國以名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所薦者爲賈誼。舉者賢。則所舉必賢。君子與君子爲類。不信然與。韋彪貢舉議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其亦知此意也乎。何武辟鮑宣。史高辟匡衡。周景辟陳

蕃王渙辟仇覽辨於其類也蕭何薦曹參丙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大臣以人事君猶有克知灼見之遺風焉則其類先正也唐魏徵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甫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能成貞觀之治宋曾鞏嘗欣慕而樂道之矣而魏徵上十漸之疏猶懇懇以昵小人遠君子為戒斯辨之不容以不瞭然者也元宗用宋璟姚崇張九齡韓休輩而治用楊國忠李林甫等而敗憲宗用杜黃裳李藩李絳裴度等而大業振舉用皇甫鎛程异而隳之裴度恥與鎛异同列上疏曰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而帝不悟也是何其明於始而暗於終哉則克辨之難在有意中興之主且猶然也中間若德宗用崔祐甫陸贄等而安用盧杞裴延齡而危曦光乍開重霾疊

閒嘗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猶謂亂爲天命非杞所致贄奏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得人爲易帝不聽又謂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帝又不聽其後若穆宗時牛李分朋更相傾軋敬宗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八關十六子其暗而莫辨更不足言矣宋李沆咸平間爲相帝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人最爲先其辨之固已明矣王旦寇準不知君子小人之必不容並立故卒爲王欽若丁謂所傾眞宗不知君子小人之必不可雜進故治卒未純婺州呂本中謂知漢唐小人易而宋難知熙寧後小人易而前難知之者惟王旦李沆耳然旦固不可謂之眞知也蓋辨之明若斯之難也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在廷執政歐陽修余靖王

素蔡襄爲諫官退夏竦以從清議舉措得宜此石介聖德詩之所爲作也其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蔡襄亦言於帝曰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至和間趙抃上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帝納之斯可謂之休風矣神宗亦勇於有爲之主誤信王安石更有傳法之韓絳護法之呂惠卿而國紀已大壞至哲宗元祐間司馬光爲相呂公著范純仁輩同心輔政宇內復治安而其後枋臣誤爲調停之計致使楊畏章惇李清臣鄧潤甫邢恕蔡京等諸姦橫發至有詆司馬光姦邪當先辨者顛倒是非一至於此徽宗建中靖國間邪正雜進權給事中任伯雨曰君子小人並用終於君子去小人留不聽由是蔡京童貫之毒氛熾播刻立黨碑而北宋已墟矣則全無辨別之故也理宗時梁成大等附史彌遠正人盡遭

擯斥朱瑞常旣劾魏了翁眞德秀落職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小人之無忌憚有不顧人齒冷者以程伊川之賢而指之爲姦者出自蘇軾且引以爲已功其他則又何說由是觀之其克辨也若此其失辨也若彼而否泰之運迭爲倚伏於其間且一朝之事一君之身而克辨與失辨前後或殊則泰否亦從之而異應不可以不愼也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人之　中有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所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所不見其智術之巧足以移人之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之所難而不憚誠有如明鄭曉之所云者則其爲小人尤不易知所宜辨之又辨者也漢武帝知霍光之忠而不能知上官桀之詐此固有難燭其姦者矣或又慮人之難知而欲以術鉤取之則又不可唐太宗時有

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太宗此言可謂深知治本矣又嘗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徵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夫太宗之言是也魏徵之言非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謂草昧雲雷之日布經綸者可不必期於君子而爲苟且之計耶後世之治不古若者率由此也夫開國之始即宜專用君子矧其在承平也予嘗謂獨智小數之夫一長可取或一言之合概以爲才而置之要地則氣類相引輕薄猥巧之徒雜然並進而官方大壞矣善乎張橫渠之言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

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士不慤而多能譬猶豺狼不可近此辨人才者之所當先審也崔與之上疏理宗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法無逾於此斯言得之矣若夫辨君子小人之方古亦有之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亦既核其實矣而必觀之彰厥有常而乃定李克曰居視所親富視所與達視所舉窮視所不爲貧視所不取五者足定之矣五者不能遍觀而熟察之則視所舉而舉者之品定視爲所舉而所舉之品亦定總不離乎類聚羣分之說而已李德裕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予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蔓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夫特立者君子之

以義理爲身之幹、小人之所不得而假借者也、張浚曰、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嚮、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君子小人、無時無處而不相反、此亦言其入朝之概爲然、曾論所言周比和同驕泰之類不一而足、究其處心積慮、於公私義利間盡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抑蕙荃化爲茅、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君子之失足爲小人、一須臾頃耳、陽和布煖、鷹化爲鳩、識者猶憎其眼、則小人之純變爲君子誠難也、此則流品雖難猝辨、而卒無不可辨焉者也、顧君

子嚴氣正性未見其可欣喜而輔成君德其益無窮小人則能先意承志以悅人主之心乘間候隙以中人主之欲雖覺其舉動之非端亮而暱而不能割其害亦無窮朱子曰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蓋人臣之賢不肖關國家之興亡而實有天意存乎其間若人君果能遠小人親君子則讒諂面諛之人亦無不遠直諒多聞之士亦無不至之理則本源之澄澈在君心矣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而後可以合衆正一正而後可以却衆邪所謂取人以身者此也

讀李文饒近倖論

張敦復 見卷第九

文饒論近倖之害舉桓靈元成爲至鑒以爲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

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所貴者公孫宏卜式倪寬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文饒之意以謂人君誠能少欲英明則雖有近倖苟得骨鯁賢相輔理於外而亦可以無傷於治理予竊以爲不然人君苟不能絕去聲色狗馬遊宴沉湎之樂則此輩連茹並進託處於肺腑隱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勢且招權納賄藉僭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斷不能為骨鯁之大臣所容使此輩小人明愬於人君之前短長大臣非毀朝政則人君雖至暗必不以近倖小臣微豎之言遽加罪於大臣則此輩之術亦淺矣惟投間抵隙窺貌伺顏或為無意之

游談或爲儕偶之傳說或因一事之短而類及其餘或因一時之疏而搆成其釁人君方以爲自己明察所及中外無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㲉中而不覺矣文饒論文帝之鄧通趙談武帝之韓嫣李延年開元之姜皎崔滌無害於治理不能有加於當時之賢士大夫余以爲此特舉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而文帝不之問萬一此數輩者皆奸佞狡詐之尤申屠嘉雖賢能終辱之乎江充初見被服輕靡及乎搆禍既深卒成犬臺之禍天寶末年社稷傾危卒壞於近倖之手恭顯處內蕭望之以賢傅而不免於見殺人君之明果能如漢文漢武未可必也近倖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鄧通韓嫣輩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幾何其不顛倒邪正變易是非竊權干紀盡驅天下正人緣引奸邪不止也而謂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果通論哉文饒又謂得元成

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謂游宴非僻。無傷於理。予竊以爲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權衡。四海九州之明鑑也。衡一差則輕重失矣。鑑一翳則姸媸亂矣。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以臨御之。猶懼有所偏。有所弊。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非謂此數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國。謂此端一開。則緣此而進者。不可禁禦。不可測度。不可諫救。以至於敗亡必然也。蓋游宴非僻者。小人之門也。小人者君子之敵也。小人進。君子退。小人親。君子疎。小人衆。君子寡。亂亡之本也。乃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業業。毋冒貢於非幾者。皆不知樂其身而過爲檢束以自苦也。豈通論哉。蘇子之論始皇。彼自謂聰明人傑。視斯高輩刀鋸之餘智。何足以惑我亂我。而不知其禍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則視此輩如鴆酒毒脯。不敢近

之矣、

萬言疏

熊敬修 見卷第二

臣荊楚鄙儒、謭劣無似、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縱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禁林、
兩朝知遇、
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
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於黼座、且
以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噤默、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
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芻蕘正微賤小臣罔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講不敢摭拾浮談毛舉細故以瀆

宸聽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芻蕘之言庶幾高深之一助也惟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皇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皇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

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直省流離瑣尾之狀

所在皆然未忍備述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朘剝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之所云者葢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其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而無復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吏之貪囊無底愚氓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哀此小民百孔千瘡無從療治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有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

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焉者。雖然督撫為要已，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汚流濁，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為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心為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命脈舉而付託於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為不隆，而任之不為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除也，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

地方上官之激勸憑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以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冀其激濁揚清興利袪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轅炊沙而望其成飯耶所以比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輿金餽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苟一時之利梯一已之榮而不知其歛怨聚愁爲國家祟此不可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蹟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汚穢殘酷之所在而

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也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敝久壞極其所從來亦不問可知矣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汚不肖者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兹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

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而日弊弊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謟賑終不過虛文故套美人聽聞而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爲之斟酌

損益釐爲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
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
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
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敝
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畧加整頓去其所
爲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急
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
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
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案牘之精神抑且令甲游
移重傷國家之大體
王言屢褻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
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
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
務期振裘挈領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
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
業極其隳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不獨欲其可否調劑使事無
偏畸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
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諉求其一力擔當實心任事之人蓋
絕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
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可陰拱緘嘿瞻顧依阿而奸人猾胥因得
以弄法舞文偷換手眼此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此風
尤甚纍纍若若相率而習爲軟美圓熟之態而以不分涇渭不辨

皁白爲得計。外託老成愼重之名。而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目以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焉指爲道學之人。而非笑之詆誹擯斥。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慼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不必裝聾作啞也。可則可。否則否。不必首鼠模稜也。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爲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爲計。宰執盡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聯常剔釐。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二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

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而絕不知所爲讀書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甚者習爲一派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聖人中正平實之理捨禪偈爲宗傳尊牟尼爲至聖猖狂怪誕不可方物其於吾聖人之所爲下學上達者蓋不啻鄙爲芻狗而漫焉不知綱常名教之爲何物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一洗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

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趨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餼廩以養之又於廷臣中有道高德劭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聞

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增盛其有補於國家也寧淺鮮哉一曰風俗

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於不墜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而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而流者常至不可遏其所以不至於橫潰四出一往而不回者乃上有禮教以持之於先而又有法制以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至有不可殫述者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糧輿隸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而無有起而議其非者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踰而天秩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犯之也

朝廷崇儉約誰敢有好侈靡者

朝廷重樸遬誰致有誇美麗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耳蓋奢則必貪而廉恥喪矣奢則必僭而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而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

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以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質樸儉約爲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俾恪爲遵守不許少有踰越開後來驕奢淫佚之漸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其以幾於淳龐之治也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論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又萬幾之所受裁而萬化之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從古帝王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危微精一之誠不啻諄諄焉蓋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力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測然而生長深宮
春秋方富薰陶
德性輔養
聖躬端在此時矣伏乞
皇上愼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
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闥時親便座
從容問燕講論道理啓沃
宸衷涵養
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開陳善道切劘
治體以備顧問廣聽聞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聽經筵之故事
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
書其中體用包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

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微奥妙之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躬。嘿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於前。艷色哇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庭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堅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
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於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又何吏治不淸。民生不遂之足慮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
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妄爲臆說以自干於罔上之
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
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嘿以欺吾君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之衷恕其狂妄之罪俯賜包涵留神採擇則臣幸
甚天下幸甚伏念臣自幼失怙憂病交侵年方三十而衰落已如
六七旬老人精神枯耗肌骨羸削理不久長於人世又賦性迂戇
不合時趨過此以往正未知所以仰報
大恩之日敢因
明詔披瀝肺肝抵冒
宸嚴罔識忌諱臣無任戰懼惶悚之至

治論

楊賓實、見卷第八

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欲使無一不得其所、在任相而已矣、君心虛明、則能辨賢姦、而愼簡相矣、相必有相德相度相才焉、言乎德則中正、言乎度則有容、其才又能洞悉天下之利害、而輕重布之、如權衡之不爽、三者備、而後可以格君之非心、可以知人、可以任人、不激不隨、中也、無偏無黨、正也、有容者虛懷樂善、期利國而不期利身、非貌爲謙恭、模稜兩可之謂也、布置輕重如權衡、有識以行其才、而能運天下於掌也、天子於大卿詞臣之中、察其平日之行與言、果足以修身正家、遏吾之非、且於天下兵刑禮樂之大綱、又一一熟諳於胸中而不惑、則其德度與才、皆可坦然信之、而與之共理天下事矣、自非虛中謹幾之主、烏能識之、故任相難也、凡九卿之職、必其人德足以率屬、才足以亮天工、乃可使之居是任、虞

書周官詳哉言之在人君深體此意而已九卿得人而天下之大綱以張九卿各精心簡乃僚屬而天下之庶目亦舉天子乃可以垂裳端拱執極而進退之至於朝夕啓沃詞臣爲親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人主所與講習游息者必得慈祥篤摯之士養其德性而化其邪心然後天下被其澤而馮翼孝德之士天子不能自知而自舉也三公九卿得其人則能爲天子慎選侍從論思之臣矣夫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官不得其人則耳目壅塞而國脈傷詩之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仲山甫之柔嘉維則者也是故能知柔嘉之則者乃能不以國事爲戲而所言皆訏謨辰告矣豈可以或失則剛或失則柔以所言爲嘗試哉三公九卿深察百僚之中精明持重深知國體者而薦之上上實察其可居言路也而試以此職則國計民

生自能去弊而興利焉如是而朝廷正矣外而督撫是監司之表率也監司則守令之準繩也守令則斯民之師帥也督撫不得其人則監司惰監司惰則守令弛而斯民乃重困矣是故天子之命督撫監司也必考其平日居官之素望政治之實績非才德兼優不得與於是選又召見而細察其人命直陳所以為治之要則其人之才德可知又從而反覆訓飭之使知天子以察吏安民輯兵之責寄之者如此其至而於各提鎮大臣亦必擇其德器才能實足以守常而禦變者而後任之則羣臣奉上德意雖海隅荒服罔不率俾矣守令為親民之官無以其卑而使之不得自達於天子之前每選是職在京者咸賜召對闕下命直陳平日居家事親之道修身理物之方天子親覽焉且考其平日素行果能孝友廉潔與否察其賢也乃試之職以示愛民勵士至意在任轉陞者令各

省藩司核其素行且令藩司取其條陳經濟事宜轉達御前藩司不得有所阻蔽一倣古考言之法三載乃考其實政而黜陟之即下而司鐸之官亦用是考言試事之法以伸激勸則人咸務實行尚實治士氣奮而民豫附矣此則外臣得人之效也雖然人主欲用賢必先明教化以培植人材至於賢人衆多乃可以唯吾所用故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唯君子使媚於天子蓋言養賢育才之報也上既躬行以導之又有黨正閭師之屬朝夕勸諭其民考其閭門閭巷之行使之歌詩舞蹈以復其性而閑其情有不率者撻之識之郊遂以移之載在禮經極其詳且至故其時之民雖女子小人彬彬乎皆有學士大夫之德器儀容治遂登於刑措觀兔罝所詠知文王之民咸成材而可用也而又擇其中之尤賢者任之以官俾宣上德意樹之風聲故民俗益加厚民性益加醇此詩稱濟

濟多士文王賴以寧也人知文王之逸於得人而不知文王之勞於作人則成周之功難以冀矣且其取之也自鄉而升於國司馬司徒樂正司成之屬兢兢乎考其行而後官而論行則一以孝爲先誠重乎其本也故曰孝友睦婣曰有孝有德是也後之教民雖有鄉約之設而無專官以董之又不以關於守令之考成是旣棄其樸魯之民而不教矣雖設學宮以教士而所以教之者又畧於實行而不以孝友爲先所以取士者亦類是雖所以教之取之二本於聖賢經義之微旨較勝於策畧權謀詞賦浮華之習然比於漢制之敦尚實行似尚有未逮也況能及成周之隆茂乎此上雖銳志興治而治卒無由進於古者以教民取士之法未善也竊以爲今欲教其民宜先責守令之臣以養民爲務人主朝夕孜孜延訪羣下盡爲一定吏治之法頒之天下俾有所遵守因以此稽守

令之嚴最數年之間法良意美民既咸實被其澤而因以時深講於教民之法申之以孝弟之義自然民氣丕變風流俗醇而可以教士取士仍用經書論策等以校其文又於文之既中選者嚴核其行一以孝友爲先如是則酌乎古今之宜既得先王之意亦不至矯拂乎今時之尚矣且古之所以察吏者載於周官雖爲法甚詳然皆一本於愛民厚俗之意而又隆禮重祿以卹其家人之私如此而下不黽勉奮發願托於君父之腹心者非情也今一以法繩其下善催科者則上考勤撫字者或勿庸名爲廉能稱職者間亦有剝民以奉大吏者矣不然則工於彌縫者矣皆法使之然也是以下雖有愛民之心而不得施雖竭報國之誠而不見卹賢人君子知時之終不可以有爲也有解綬去耳肯枉道以徇人哉其中材以下乃變術違道以從時矣又其甚不肖者乃恣爲貪冒無

恥之行以逢迎而取世資任法之弊至此俗何由而古乎又況祿不足以養其家人臣苟以奉公忘私爲事雖仕至三命以上啼飢號寒猶且不免焉夫欲責其貪而又無以養其廉吾不知爲人臣者何所資而可以兩全於國家之際也縱忠臣良士斷不以此易節顧安可以是望諸庸臣哉若厚祿以待之而復嚴其貪墨之罰則庸臣亦可以爲良臣人君治天下使庸臣盡爲良臣國家實受其福故愚以爲今宜寬下吏之文網而優其俸給則古治可復也夫任良相以容賢敦教化以厚俗去苛薄以卹下皆爲治之要務也設誠而致行之則以正君心爲本

正體論

盧子弓　見卷第四

三代以前分天下之民於公侯伯子男故諸侯者爲天子治民者

也大夫莅於諸侯士則莅於大夫是以親民者天下之重任也故尊之凡以見治亂之所由分必先於民而其體不可以不正也及至後世僅存五等之名以待戰功食邑不治事而以民之安危責於州縣之吏是吏所任乃古諸侯事也爲上者恐其不能治吾民也於是立之大吏以廉其賢不賢而糾舉之號雖大夫其尊比於諸侯而親民者位不過中士大夫之間大吏以其分之卑也往往倨侮於其上暴慢恣睢不能體

朝廷察吏安民之意有事行縣吏朝服待境上望塵長跪而大吏不少假以辭色禮貌甚至僕隸賤人皆得肆其叱辱以飽其欲部民觀之皆有輕吏之心吏卽有讀書懷古求尙其志於夙昔者挫辱旣久亦皆愧沮消磨不足以自振甚非所以養士氣而厲廉恥也夫迎送上官與朝服請謁

功令所禁亦大吏之所飭行也吏因其折辱之既久則有犯令嘗試以爲容悅者大吏心喜其尊已不肯明正其非以言奉法而行乖焉故凡體統之大壞者皆非其定制爲之由於大吏之不能奉行焉耳古之爲士者始見國君必答拜之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也此言其朝見之常禮也然非其臣則答拜矣大夫於其士雖賤必答拜矣故又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夫大夫不敢直受士拜何也解之者以爲憂其嫌於國君也今吏職雖卑其實與大吏同爲天子之命臣故吏尊大吏拱揖受約束可也猥藉無狀聽其叅處可也度

朝廷設官而令其大小相屬不過如是而止乃今處以不堪使淟涊無恥於衆目觀瞻之地使其氣已委靡而尙欲知所自重以特立獨行而成其素志焉亦已難矣且獨不懼其嫌於君哉陶元亮

不爲五斗折腰棄官而去彭澤彼所謂折腰者僅如今之長揖未至稽首通達若彼其甚也然今無挂冠之例雖有志者亦不過因仍苟且以幸其無過而得遷其不肖者必且蒙面貿行無所不至然則遇堯舜之君而天下猶有不安之民者吏體不正故也體褻則人之自待者輕自輕則襟懷卑陋卑陋則任事不勇而持守不堅任事不勇持守不堅則民不被其澤爲大吏者誠當念其責任之重且大而爲之力正其體也嗚呼以大將軍之庭而有不拜之汲黯此豈獨汲黯之美而已乎

無踰老臣論

邱粟海名志廣一字洪區諸城人貢生長清訓導有柴村集

遲暮之年鄉里小兒之鄙且賤者也即身爲將相苟非遇知己之主亦往往謂老夫耄矣恐不足以決大謀也若慨然獨任如毛遂

之自薦恐婆娑潦倒君亦未必信而旁且有非笑之者是大不然識不足以決勝敗謀不足以定安危而妄以螳臂當車輪即年方少愈爲不更事之人矧老而無能爲者哉若智勇俱足磻溪姜叟以八旬應飛熊之夢亦誰敢以黃髮皤皤輕易之耶先零背畔問誰可將趙充國曰無踰老臣噫是不近於率爾也哉治千乘之國三年而有勇知方以季路而自負亦非不知自量而妄爲大言云爾也子哂之以其不讓也即呂望六韜三畧熟於胸中亦西伯載之後車而以師事之乃出而圖周耳充國年七十餘上業老之矣是故所謂老夫耄矣恐不足以當此也與丙吉言曰無踰老臣無言旁觀即丙吉亦未必深信也宣帝何如主不敢望文王亦漢之明聖也旣老之謂不勝任丙吉豈遽信之耶韓信築壇而一軍皆驚以其賤也老與賤等耳曾是宣帝英主而老之三軍反不老之

耶嗚呼充國誠有以自信也夫人惟無以自信則精力銷亡老而無用鄙而賤之亦無有不可者若負絕世之畧爲益壯之雄更涉世故則愈老而智愈明久歷患難則愈老而慮愈周老固無妨也伏生以老而傳經文無老也則武亦無老也燭之武以老而存鄭謀無老也則勇亦無老也合抱之材可以任梁棟必歷年之物也登場之禾可以供飦粥必秋熟之粒也是寧非以其老也哉狐以老而知冰猿以老而知劍禽獸且然而況於人耶充國謂無踰老臣雖不敢比磻溪姜叟然卒破先零更進屯田之策誰謂七十老人鄉里小兒遂可鄙而賤之耶

崇讓論下

韓元少 見卷第二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言教之本風之自也夫上之所倡

下之趨也上以官爲高則官重上以讓官爲高則官輕人情莫不趨於所極重者人之則官愈輕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讓道成矣自然之勢也嘗檢晉庾峻敦禮讓疏及劉寔崇讓論皆推本於爲國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補於當世峻之言曰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莫若聽時時從志實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徵缺擇四徵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

一徵缺四徵已豫選之矣尚書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也余嘗題斯二說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計用其力三十年爾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爲斷乎至如王陽貢禹之流於今爲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爲限也父母八十聽終養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論年也今令甲不以年限誠善竊聞諸道路或八十猶不以終養請此爲無人道之尤者豈止不能讓而已哉謝章得薦賢自代唐宋猶然今其法已蕩然無存即間有徒費簡紙者不過外任之大僚而京朝三品已上官皆聞命而即受事如召一吏何以勸讓如實言誠可勵世雖然蒙有懼焉懼夫除官而許之薦官薦者之意尚未決而求者已盈門矣不得則怨是爭之府也且使薦者而不公恥有識者固將唾之其公耶必從而效之如

實言所讓最多者其必然也而彼欲爭之者第中以朋黨之一言即一網盡矣故此法尚未可遽行嗚呼孰使夫古賢臣之嘉言讜議而有所不可行其非人心之憂也與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蔚文之汀漳道任序

王次山 名峻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官御史有艮齋集

覺羅雅公以天挺英賢自大銀臺左官郡守由龍安松江調繁蘇州以明勗吏以仁育衆奸蠹罔不燭廢墜靡不舉禮賢愛士廣建義學甄陶造就無所不至自郡之士大夫下至販夫走豎善者敬而慕之不肖者畏而服之越三年當京察大計之期在廷卿貳奉詔舉公自代不謀而同者三人江南制府亦卓異特薦天子素知公賢不待入覲即擢汀漳道副使遠近聞者皆悵若有失謂吳中數十年來始得一賢太守今又舍吾民而去乎不敏如

余忝跡閒曹十餘年與公僅公所一相見自讀禮家居屬疾杜門足跡不踢郡郭顧獨辱公厚意大雪中造廬敦勸俾主紫陽書院兩年矣余性褊隘乎昔交遊中合者無幾公非舊交而相待如此可不謂之知已乎今公之去不敢以一方之故一已之私欲滯大賢亦不敢效世俗禱頌之詞以塞酬應思所以報知已者願陳愚悃焉天下之事局外者雖知之而無益當其事者可以有為矣然或知之不審或知之審矣而阻於時勢牽於利害亦終罔濟韓子有言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脈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雖肥難治今天下承平百年矣幅幀之廣人民之衆上下乂安文恬武嬉之象自漢唐來有不及者譬之人身可謂肥矣然而風俗波靡禮教廢弛財用匱乏法令雖密而

緩急莫分文具徒繁而專事粉飾揆厥所由得毋紀綱尚有未善乎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故論治者以用賢才爲最急用之之道必使之各展所長而後可收實效今人才日少未聞破格旁求而又事權過分牽制太甚內而宰輔六卿外而督撫監司皆下親細務郡縣有司奉行文書日不暇給而遠者大者轉忽焉彼此因循日復一日曾不思變通之道竊思由此以往威消於上民玩於下雖有豪傑之士亦束手解體一籌莫施此賈長沙所謂厝火積薪而安寢其上有心者念此能勿慮乎吾聞汀漳邊閩界粵憲使駐漳州轄二郡一州地濱大洋設重兵廈門歲修戰艦以扼海道其民强悍樂戰鬭小有忿爭輒至持兵相殺莅斯土者號爲難治以公之才猷德量其有宜民善俗之方化導一路可知也顧今日

朝廷需賢甚急如公者必將洊膺鉅任有整齊紀綱之責圖萬年

根本之計則余區區所見固非公莫可言者遂書以贈行

遷政策

陸稼書 見卷第一

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卽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其職而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選授之遲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效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滯者無

他鼓舞之道失焉耳今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為序陞遷者以歷俸多寡為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壅宜執事鰓鰓以壅滯為慮而欲求疏通之法為鼓舞之道也然愚以為今日之選政當以鼓舞為疏通不必以疏通為鼓舞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閒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厲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為凡今在籍候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陞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既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滌勵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遲陞轉之途雖難而皆

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倘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爲疏通者也今日選政之要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今夫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

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躋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察所屬貪汚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即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

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遷政之道也

請停捐納入監疏

徐公肅 名元文崑山人順治乙亥進士及第官大學士有含經堂集

竊惟太學爲教化之本人才實氣運所關古者王子及元士適子皆入於學而民之秀選司徒論而升焉漢唐及宋雖養士不同大要必妙簡生徒極一時之選觀光大學人以爲榮從未有以貲入者明初嘗重監生之選出身初仕輒予方面臺閣等官擇簡至嚴嚮用甚厚其後寖失初意至景泰時而納粟納馬之例開庸流猥品輒得濫入然亦止許生員輸納耳成宏以後乃有民生雖其事例時開時罷然太學人才終於不振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崇儒嚮學士風文化翕爾變移此其興教勸學

千載一會也臣等謂宜仿累代之成謨革故明之陋例謹條援納入監其甚不可者有四養士育才莫重流品至於入貲則冗濫實甚有以曾充胥役而經參奏如劉長庚者矣有以父為刼盜而經發覺如趙杰者矣至其他行不容鄉里而竄跡六館者有之目不識之無而厠名三舍者有之或僕隷之家或負販之子不俊不秀之人並得冒稱俊秀之號朝為庸豎夕登士林此不可者一也官貢各生所謂正途或由恩援或以才升及其得官則亦與援例畧相等耳然且官貢期滿考職必歷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貲則不計年限隨洛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年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則是遇正途轉紬而待雜途轉優阻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惰之氣此不可者又一也流品既淆氣習亦異往往不能折節降心自就繩墨至於課試文藝其甚者或至不能塞白雖復嚴加

督訓而素無劣等黜革之例相習恬然不爲恥怪於是橋門造士之地適爲此輩自便之塗程課難行士風益薄此不可者又一也竊計歷年以來吏部已經考授職銜需次州縣掾佐者不下數千人選途積壅補授無期日漸加增必盈萬計其於大體不能無妨而諸生自一授銜輒服其品服輿從翩然招搖閭里甚至準貢或豎立旗杆妄同舉人進士表宅之典選途既濫名器實傷此不可者又一也即其中亦不無文采可觀自命不苟者然不使之以文藝自見而亦使之一出於援納臣等竊爲惜之所益於人才者少而所妨於國體者大誠不如速行停罷之爲愈也誠停止事例人知非學藝不可以進身則雖紈綺膏粱亦轉而嚮學既甄別流品亦鼓勵人才所關殆非尠淺矣

請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伯洛 見卷第九

臣觀自古興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

朝設官分職而外各省兩司郡邑猶行三年考績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載一遷者有一二月一遷者蓋緣缺一正卿必陞一亞卿缺一亞卿必取諸司寺於是右者轉左少者轉正丞者轉少故陞一官而舉朝之官皆陞也臣思

朝廷建立百官將爲諸臣名位顯榮計乎抑爲

國家料理庶事計乎如爲諸臣名位計則一歲數遷無所不可如爲

國家庶事計則如前速化臣誠未見其宜也夫人之才智不甚相遠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數月而後知其大畧又數月而後知其節目又數月而後悉其情弊雖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問諸吏胥迫

經事既久肯綮熟嘗而下人始無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歷任半載者署中典故纔畧通曉而此身已爲他衙門所有矣其歷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後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復如是以故廨有十年之吏堂無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線索在下百弊叢興諸臣之官階日崇而各衙門之政事日壞矣今欲矯其偏非久任斷斷不可蓋久任則歷事久而陞遷遲歷事久則職業修陞遷遲則名器重名器重則

朝廷尊職業修則郅隆奏而且人絕僥倖之心仕靜凌躐之氣所謂一舉而數善皆備也伏乞

敕下吏部詳議凡正卿亞卿必滿三年之考其餘卿寺或宜滿三年或量滿兩載酌妥具奏以便永遠遵行將唐虞庶績咸熙之盛可再見於今日矣毋徒因循現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知府久任疏

魏石生 見卷第一

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我
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為自今以後知府俸深有薦應陞副使者即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即以副使禮遇之若俸深有薦

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論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爲表帥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

乞留教職疏

王伯洛 見卷第九

臣聞近者　廷議欲裁天下教官、蓋謂知府卽可兼攝府學、知縣卽可兼攝縣學。則各學教官似屬贅員、裁其俸薪足以佐兵餉之萬一也。夫軍需孔亟、司農籌目、裁官之議亦出於萬不得已之計

耳。臣竊謂教官職分雖微，而關係甚重，有萬萬不可裁者。夫教官一職，下以約束諸生，上以奉祀先聖。故諸生久不到學者，教官得而申飭之。諸生有不守學規，出入郡縣，結交有司者，教官得而董戒之。有不孝不弟干倫犯紀者，教官得疏其名於督學而黜退之。然而躍冶之徒，猶有出入公庭，包攬詞訟，抗違錢糧者。夫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今議裁教官而歸郡縣，則劣生莠士偃然與有司往來，無所禁忌，曰太守吾學師也，邑令吾學師也。是驅天下之生員而日與郡縣相酬酢。既與郡縣相酬酢，必與衙役相表裏，歲時餽送，結納奧援，起滅詞訟，隱熟作荒，下病民生，上侵國課，士風日就敗壞，人才日益汙下，職是之由矣。此以約束諸生而論，教官之不可議裁郡邑之不可兼攝者一。先聖孔夫子德與天地相配，道爲帝王之師，各

府州縣設立學宮肇祀數年於玆矣教官之署實在其內朝暮省視屏除穢濁廟貌毀則重新宮墻頹而整頓皆係教官職掌今議裁教官而歸郡邑郡邑有刑名之事錢穀之事承上御下送往迎來隄防盜賊接待兵馬日不暇給何暇過先聖之門詢其啟閉問其掃除勢必使學宮之內蕪穢不治鞠為茂草又其甚者奸胥猾吏潛宂其中莫之敢問男女雜處汙濁之氣觸犯聖域皆事勢之有必至者臣聞福州府官探得有裁教官之信卽議欲廢明倫堂為府堂幸撫臣許世昌力持之而止則學宮之蕪廢胥吏之侵占使先聖日聞敲撲之聲日與皂隸為伍已漸見其端矣夫梵宮道宇猶有焚修廟祝之人以孔子至聖宮牆之內不能留一二教官以司啟閉備掃除曾二氏之不如良可歎也此以奉祀先聖而論教官之不可議裁郡邑之不可兼攝者二且使天下後世謂裁聖

廟之員廢弟子之師自今日始大非美談甚傷治體臣知而不言是臣不忠於
皇上臣心不安也或以　國用不足省此錙銖之俸足備飽騰之資臣亦有說以處此臣見在京漢官公費錢每官一員歲支三十六金皆在俸銀之外明可裁扣在外文官自邑令以上每官一員可捐歲俸十之一如所謂士黑勸威勸者以佐軍需計內外官所歲扣已溢於天下教官薪俸之外夫讀孔聖之書受
朝廷之祿捐其涓埃以存聖廟之微官亦大小臣工所樂從也臣偶患中暑誠恐實錄一定則反汗爲艱爲此力疾敷陳伏望垂鑒施行

答問選舉

王爾緝 名心敬鄠縣人有豐川集

功一日問選授外官之宜家嚴曰自前代議法者曲生防範設為本省人不得官本省之例至今循而未改雖佐貳微員倉巡賤職亦不得仕於本省其意蓋謂本省官本省地近鄉邇不特子弟宗親易於扶同作姦亦且本官有私礙之情莅事有難行之法耳然究之所防之弊正有出於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十弊重為國計民生士氣吏治之患害者匪淺初不關於地近鄉邇也十弊云何其一海內幅幀萬里以極南之人遇極北缺極西之人遇極東缺路途甚有在七八千里外者縱令妻子眷數至少亦且不下八九口十餘口人況等而上之自二十口以至三十口者往往有之即初一赴任而費已不貲又無論歲中必一二探候父母顧盼全家之費矣夫仕途來往由卑薄歷轉高官厚地者十不得二三大抵科貢與捐納者初任為多然如其積年往來京師非變易產業便

屬借貸親知者不但科貢從寒士出身爲然即廕生捐納亦往往十人而五再經一赴遠任即債累滿身者衆矣夫甫入仕途而有滿身之債負雖欲廉以蒞官而且不能自遂其本心者官一不廉而害不且隱中於國家歟其二吏爲士民師表首宜使之敦崇孝道作風化之倡今有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而一遷遠地即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本心而離親獨往當亦非國家教孝之道也其三一遷遠方語言不通官民上下之情俱賴通於積年供役之侍吏雖至明者初至必受蒙籠欺詐之弊更若書生即終一任而上下均受其愚弄者難以意量是官與民俱受害也其四南北風氣迥殊一遷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有去以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是害在本官之身家也其五則路途一遠行程必淹滯時日即曠廢職業之弊多是害

在廢職曠業也其六一選遠地新舊相接當不能一一交手中間必加一署事之員即此地之百姓隱受其弊者其端必衆是害在百姓也其七本官有長路跋涉之苦是害在本官之太勞於無益也其八本衙之役胥有遠接虛耗之費是害在本官又被於本衙役胥也其九則屬在大吏夫馬騷擾之費即不可言是害在驛遞也第十則吏之能奏善治者由於洞悉地方之利害情形耳地境一遠一切事情素不能知必當官而後問以知之問果能盡此邑之情形乎且邊缺陞轉大約在三四年內故遠任之員至有官階已轉而尚不盡悉其州邑之情事者此之爲弊又可勝言哉夫如前十弊皆

國家平日議恤議救之條端而皆藏於不得近選本省例中而無能解免即於此弊何容不思所以變易歟然變之更易初無難事

亦祇依三單之法而善行之即諸弊可轉移立去耳何謂善行三單之法今天下原分十五省即以十五省分南北中爲三單北單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大察但論才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是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爲度亦不可過於此限庶幾公私盡便中間暗收無窮之利耳倘必以爲仕本省有徇私扶同之弊拘礙難行之弊今無論昔之魯人仕魯齊人仕齊古有故事又無論昔之朱買臣張鎭周皆守本郡范文正公昔亦曾守蘇州前代更有成例不一而足亦何嘗盡犯諸弊且如

本朝北京人皆仕

王朝各省中式武科與行伍大小武員本省無不任其試用亦不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礙也即盛京而天下可推即武員而文員可推即前事而後事可推況今仕於鄉遠地遥之人豈盡免徇私扶同之員且官至州縣彈丸一邑有何事權下至佐貳不過分令長之一臂更至倉巡其實下同役胥里正而必隔省除授遷轉於越省數千里外甚至有七八千里之遥哉故文官五品以下武員四品以下即不過本省應可之缺以千五百里為銜而佐貳以及倉巡則應止以五六百里內外為銜斯情理允協也

教官仕於本省此切近情理之良法也然如作教之人往往年踰少壯而如陝西之境自潼關至肅州凡五十程但遇風雨往往途行者且六十日中間又無水程舟楫之便即隔省極邊遠不過是

而一遇此等必不能免以徒老寒生鞍馬驅馳而抑且路費不貲亦太覺難為情也即陝西而天下可推故教職除本邑外隣邑皆可除授蓋教職乃師席也即本縣尚可況隣邑乎倘隣邑無席只宜以隣郡為貴即隣郡無席亦止宜以五百里為度庶幾於情理為慊耳

吏議

盧子弓 見卷第四

民者君之所以立國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凡君所以宵衣旰食不自暇逸者皆為此邦本也是故聖王重民然民之散處於天下者一人不能獨理也則為之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內而宰相部寺臺垣百司外而督撫藩臬監司太守而後及於州縣之有司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

親其朝夕撫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於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撫而下綜聯繩貫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既已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於大計之年宜皆奉職惟謹乃其惠愛之及於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之太賤處之太褻澄之太清凡吏職之所欲盡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蓋皋益夔稷皆聖人之亞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況如今日之士者哉且士治一經則鄉考者錄之以舉於禮部而試於　大廷夫豈不欲六經之兼通以為人各有能不能不可強責焉及至出宰一邑則百務萃之彼誠竭力於錢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夫盜賊劫截或來自數百里之外而適發於其地吏不能必其無

也不幸而一有之雖其治至於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亦無救於叅罰降革矣無乃取之者怨而用之者刻耶愚謂宜專其事於防汎之武弁則彼不得有所推諉而疎於遊巡以虛糜縣官之金錢其有警而有司不通報上官者罪之如此則吏不敢遷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力擒獲以求無過彼盜賊聞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此分其罪於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爲影射之弊博弈飲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緝爲吏者方役役於風影之不可知尚何暇於民之疾苦即云盤根錯節以別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故曰責之太煩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於三考凡芻牧之事往來接送之勞攘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鎮荒堡僅存其官其餘皆歸併於州縣僻邑猶可支持若一當衝繁孔道則

皇華往返。日無寧晷。而索詐怒詈。使人忿恨於心。而無可奈何。雖功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誰敢冒險以獲罪於欽差之貴臣與親臨之上官哉。士惟有氣節而後可用。而賞之而知所勸。罰之而知所懲者。氣爲之也。以驛務程其優劣。既已困頓而揉靡之。而又貽以賠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扣刻忽收而橫斂於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役之太賤以沮其氣者此也。國家欲程士以清謹之節。必先養其羞惡之良。士方爲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禮也。擇其學行兼優者。廩而餼焉。間有不肖則使學官教之。教而不從。然後夏楚隨之。爲有司者不得擅行其笞辱。有大官行縣則拱立路側。一揖而退。其培植廉恥如此之厚。夫是以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不屑爲一切卑污之行。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戒曰。官不同於士也。士如處女。官如新婦。然愚以爲新婦之敬其舅

姑是理所當然也彼舅姑豈欲以不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亦豈嘗令彼奴視之道路郵亭衆目觀望之地直聽其朝服膝行跽不爲讓甚至大官之僕隷亦厲聲斥罵之嗚呼亦褻甚矣爲吏者始猶怒於心久則相與安之又久則相與賂之夫如是而向之恥心既已喪失無餘於是並其所不屑爲者或不幸而爲之尚欲求其廉不可得也且奴顏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太褻以變其守者也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內外官吏皆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吾先使之俛仰無憂然後責以爲善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今朝廷之於吏非無俸也其於各役非無工銀也計一縣所費歲不

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相傳爲大吏者因其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授至陞黜未得蒙升斗者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吏即賢亦豈能不謀其生或賢者猶能不至於大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非但無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之節辰者五謂之曰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僕人謂之曰門包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稟之蠹役謂之曰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之州縣以轉相餽送至於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尚能毫髮不累其民愚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今吏取於民而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而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係銀之火耗是也上下習聞不以爲怪於是乎加一者爲良吏甚者明加其一而陰索其二三不等不然者餽送之資何所出也是故

陽禁而陰容之能以所得之半賂上官則橫行而不敗矣若夫從之取於民而以百計者約畧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算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弊藪不養而又欲嚴治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盡逃是以至於不能禁然則民安得不窮此所謂潑之太清以甚其貧者也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旣已托於乳媼則必潔其衣豐其食使專志於調攜保抱又寵異之不與僕妾等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託若命以井臼烹宰而賤惡凍餒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故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知所以重之則能盡其職而循良之效可覩夫如是而吏有害民者雖誅之而無怨矣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四目錄

選舉三

魏環極申明憲綱疏
金豈凡直指官箴二大玷疏
李鄴園請除無益條例疏
張螺浮虛文可省疏
孫作庭責實效疏
靳紫垣專差宜減疏
李鄴園請禁雜流委署疏
請禁委官查勘疏
嚴察假冒棍徒疏
王伯咨懲貪議

論吏治不清皆由舉劾不當疏
魏環極公道宜彰疏
孫作庭嚴餽送疏
張孝先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韓元少交際論
魏石生復黃葉園書
孫作庭剔衙蠹疏
李鄴園覺察奸蠹內外晝一疏
張螺浮衙蠹吞噬疏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四

吳江陸燿朗甫輯

選舉三

申明憲綱疏

魏環極 見卷第二

竊念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故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此固
宸衷之所洞鑒部院科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知也獨不思封疆大吏拔諸羣僚
簡在帝心委以事權寵以爵祿自當潔已奉公察吏安民以報
朝廷恩遇乃往往未陞督撫才能尚有可觀一經簡用操守頓爲

改節受
恩愈深負
恩愈大清夜自返於心何安我
皇上宵衣旰食尚不忍以需餉之殷加派百姓為督撫者亦何忍
以肥家之故縱貪殃民以屬官之奇貪為一已之奇貨耶雖一時
著績封疆撫綏兵民糾參大貪大酷克盡厥職者亦有其人然而
不可多見矣臣願諸臣為百姓留膏血為
國家培元氣不敢不為
朝廷正綱紀為臣子勵名節風紀所在臣之職也恭請
嚴飭而申明之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布按此風在
世祖章皇帝時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且日甚一日以謁見為定
例屬官到任未嘗挾資而來勢必挪撮借貸竭力逢迎冀得歡心

日後剝民補償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一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事爲名往各府州縣所差之人一到地方口中賢否較督撫親臨懼怕更甚暗地供奉流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一各府州縣等官擅離地方赴省拜壽夤緣遍賄弊竇多端至督撫每次加級更宜感
恩圖報若令屬官每次餽銀行賀兼以金屏錦帳等物屬官何由出惟有剝民所當申飭者三也一督撫布按不許自開便門令所屬官役人等出入傳事並內使人等早晚來往不但風憲失體抑且諸弊易生以致道府州縣等官漸廢關防所當申飭者四也一督撫布按不許將游客星卜及優伶人等或留住省城或轉送各府州縣作興抽豐動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在京官員亦不許貽書薦送所當申飭者五也一督撫布按凡所應造冊籍投送各衙

門不許收取費用陋規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斂苦累民間所當
申飭者六也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
凡有不公立行題參不許受其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溢額私取漫
無糾參科歲事畢宜嚴加考核分別優劣報部以彰公道所當申
飭者七也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
兵械製辦火藥炮鉛船隻等項不許揑報價值代爲開銷不許將
民間所辦米糧物件指不給價一切應賠應追銀兩不許分毫無
完代請豁免官養驛馬不許擅發里民喂養行戶貨物過關收稅
萬苦千辛不許官價取用此皆督撫徇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
忌所當申飭者八也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糧督撫不許徇庇有
司衛所等官任意洒派取之無名亦不許借稱錢糧准算部民子
女轉送人情所當申飭者九也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

銀收解不明指稱民欠及衙蠹侵肥錢糧無着該督撫不許勒囑新官交代以致錢糧愈久愈淆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總以家產盡絕結案錢糧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以上十欵皆係督撫應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 嚴飭以後闒茸者力圖振作貪汚者洗滌腸肺若有因循陋規臣之白簡無私訪查有據者立行糾叅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

旨密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弊絕以成端本澄源之道矣

直指官箴二大玷疏

金豈凡 名之俊吳江人官大學士謚文通有息齋集

竊照近來弊習相沿爲官箴大玷而恬不知非者其端有二一曰見任地方官置買房產夫豪強兼并侵牟民庶法所必懲豈有居民上者不思爲朝廷愛養百姓而徒爲子孫經營家業利部民之

田園第宅攫而有之非借事誅求即短價勒取公然侈爲得計可鄙甚矣此官箴之大玷者其一也一曰見任地方官蓋造生祠從來涖官有德於民去任後民感德不忘相與繪像立祠尸而祝之出於民心之至公也乃今見任文武各官不論治行之爲優爲劣小民之爲怨爲德涖任未幾輒思飾譽沽名營建生祠一二無恥紳衿里猾爲之獻媚斂貲邀事恐後入其境公廨傾頹民居荒落而生祠備極崇麗行人方且掩口本官全無愧心以致去之日未見尸祝徒聞咒詛者矣此官箴之大玷者又其一也以上三端皆昭昭在人耳目伏乞

皇上敕下各該巡按御史嚴查自今以後凡見任官有置買房產蓋造生祠者必非潔己愛民之官即指名參處倘按臣隱徇不舉便係溺職容臣等訪實一併糾參於以救時弊而肅官方所關吏

治非小補也。

請除無益條例疏

李鄴園名之芳武定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大學士諡文襄

竊惟各衙門政務紛更失當者固多而吏部考功事例尤爲害政有不可不急除者敢爲我

皇上陳之近年以來外官叅罰處分日密一日降級革職動出意外是以各官救過不暇徒務虛文以爲彌縫旦夕之計不能爲地方盡心愛民即罰俸一項處分較輕常有莅任一二載罰俸五六年甚至十餘年者官俸有限即使每年全支尚不免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節年扣罰則仰給之費勢必取之地方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夫十兩流徒

功令昭然豈有因其養廉無資而從寬之理若法在必行又未足

以服其心其弊一也且例之所在不論賢與不肖而但繩之以苛急之法雖廉能之品一遇小節細故即不能久安其位如大選急選每次出缺其間以貪庸解任者十無一二大率以公事詿誤而去之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安知後來之人必勝從前之官迎來送往其弊二也況則例紛紜權總歸於胥吏欲輕則有輕條欲重則有重擬即如違限一事有計月降調之例有怠緩遲延之例又有慢上悞公之例又有置若罔聞之例事同法異難以枚舉總是多立名色便於高下其手其弊三也有此三弊則是該部增設事例祗足以淆亂成法消損人才其不能有裨吏治明矣該部雖亦疏請再議但例外生例舊習難挽恐終有負

皇上革除積弊之意臣乞

特諭部院大臣將該部見行事例徹底推究實實釐定務使永遠

可行其因事之法涉於苛細者熟議而酌除之其事蹟相同輕重迥異多設條目致胥吏可借法為奸者一切刪去誠革弊之一法也再查

世祖皇帝時舊例因出缺太頻參罰太密該部覆准大計處分循例糾劾貪酷提問以至失守城池遲悞軍機各官均應照例議處不准留任外其餘因公事議處等官但令戴罪供職合無酌復舊章省事寧民此又革弊之一法也

虛文可省疏

張螺浮 名惟赤海鹽人官給事中有入告編

竊惟六官則例之設所以廣示周詳而從前因革之宜亦必講求畫一矧今逆氛未靖之時直省諸臣籌兵籌餉事務至煩責任至重若又拘以虛文多其瞻顧辦此必致失彼豈得專精一意協濟

時艱臣近閱邸報見鹽臣不任漕務因臺臣言停其奏銷造冊矣陝西西延鳳漢等府錢糧不涉茶馬該撫臣疏請免其循例重造入冊矣似此無益虛文舊例頗多可省而以臣所見最煩瑣者莫如各省州縣在籍候選候補職官遇有丁憂事故必令地方官限期咨報如有遲報不報及不行詳查者一概議處之例近如館陶縣以候選州同病故不報議處矣山陽縣候選州同丁憂少守服制一箇月零八日不行詳查縣府藩司一概議處矣鹽城縣監生少守服制一箇月零四日未經查報知縣藩司分別罰俸矣如此之類屈指不勝竊計自援納例開以來歷科進士及揀選舉人而外入監出咨考職之州同州判雜職及舉貢考定之有司在籍候選者不知幾千百人一州一縣多者亦至百餘人丁憂事故時時而有住居城郭家有長丁者遇事尚能報查其或遠居鄉僻又猝

遇事故家無次丁不能申報州縣該州縣又豈能一一差人沿鄉查訪代之申報耶至於司府各官所屬既多所司又廣如此等事不過止據屬員所報轉申上司而已以微員守制月日不符均行議處豈不增其瞻顧反分正務之心臣又查前此地方官原無議處之例止因後來選法改用寄憑停其人員赴部恐有在籍丁憂事故之員不行報部一槪入選及至選定寄憑原籍遇有丁憂事故之人再行報部另選往返貽悞以致地方懸缺因而定此處分之例使之詳查入報以免混選之失今寄憑之法既經停止候選人員皆各赴部投供聽選矣而地方官咨部處分之例仍舊遵行豈非因革之未歸畫一者乎以本屬可省之虛文費急公辦事之精力尤非所以策勵官方責成幾務也臣請

皇上敕下該部查照舊例一槪在籍候選候補官員如遇丁憂事

故停其咨報其或起文赴部違限者止應議處本身地方官概免處分去煩瑣而專責成其有裨官方時務非淺矣

責實效疏

孫作庭 名光祀號溯玉平陰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兵部侍郎有膽餘集

皇上敏皇圖治萬幾惟勤於天下之務期於事事就理立奏隆平誠世運民生之幸而臣竊欲部議諸事皆當仰體皇上立政之意則天下之治原所從出也夫朝廷之事誤於偏私而尤誤於推諉興革之道懼其輕率而亦懼其因循即如奉旨部議之事倘果不得其始末所在自當斟酌詳慎求其萬萬無弊豈有冒昧從事嘗試於皇上之前者故事關别衙門則請

旨令別衙門具奏事關督撫按則請
旨令督撫按具奏此事理固然不可易也然恐有慎重之過流於委卸凡事到手未免左顧右盼不肯擔承即有不需行查不需別議之事亦復請
旨聽其另議令試爲設言之就一事而請
旨一疏別衙門具奏一疏本衙門具覆又一疏在京者文移往返在外者時日躭延其間費番譯者三倍勞
宸覽者亦三倍無論就中稽遲滋弊即使每次各如限期而合前後計之固已經年累月矣幾務所關能堪此坐誤乎伏乞我
皇上毅然申飭以後凡係奏
旨議奏之事務秉虛公力絕瞻顧應移查者固不可自專以任己應直覆者亦無事曲謝以遺人可從則從可駁則駁不必因仍故

套。當因即因。當革即革。不必固持成心。則官有責成。事無沉閣。於以起弊圖功。端有攸賴矣。臣又於垣中見部覆本科臣李榮宗防閑禁地一疏。有設防係爾部職掌。不必復移刑部之

旨。臣再三捧讀益服

乾斷。由是行之。此即帝王敕則有功之急務也。

專差宜減疏

靳紫垣 名輔遼陽人順治己丑進士官兵部尚書河道總督謚文襄

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為上聞。

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冤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

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黎。未免嗟咨於
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未嘗俱有示威捐勒之事。并未嘗盡縱家人跟役
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盞酒粒粟片肉隻雞。盡皆小民
膏血。況地方官員。賢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
至。惟恐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與否。姑置弗論。而
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答曰斷
不妄派。究竟無神輸之術也。更値不肖官員借端多歛。則又不堪
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實。然揆之情勢。在所不免。
臣愚以爲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自
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污吏。督撫不行題參。被科道糾參。或旁
人告發。并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

秉公確審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海疆恤刑
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為封疆大吏身居八座之尊位
列三台之次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不夙夜黽勉
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闒茸貽悞甚至捏冒侵漁致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立置重典亦
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肖也臣請嗣今以後
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
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悞生弊等
情即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為大吏溺職之戒如此庶
地方不至因供應而頻派擾民矣

請禁雜流委署疏

李鄴園見前

臣閱邸報見直撫金具　題謹陳新舊交代之益等事一疏內稱委官署印於百姓大有不便不如通行直省令新舊交代令部覆旣不准行勢必照常委署竊念委署之害不止一端惟雜途之鑽營委署其害最甚向來吏部　題定吏員生員非督撫具　題保舉不得陞轉正印久有成例乃各省委官署印概不論出身履歷則有與定例大相剌謬者如成都府照磨詹文運署新都縣知縣廬州府經歷楊大發署廬江縣知縣布政司理問張文彬署眉州知州按察使經歷孫良弼署富順縣知縣又署廣元縣知縣以吏員委署正印者相習為常不可勝數此其人各堪膺正印該督撫豈不具　題保舉以不堪保舉正印之人委署正印則是不敢上

聞於
朝廷乃敢擅行於本屬其中微員以營幹而得越俎上官以地方而徇情而皆不可知雖委署之官與實授不同然其爲正印則同且委署之害民大有不同於實授者蓋委署官所署之事原非本等職掌所署之民原無情分相關不過爲一時潤囊肥家之計於地方之利害甘苦固無與也況乎么麼小吏無名節之顧惜玩法漁民十有八九彼自視其身固已甚輕而欲其重
國家民社之事豈可得哉臣乞
敕下該部照保舉定例嚴行禁飭凡正印偶缺其吏員出身等項人員一概不得濫委庶幾官方一清地方蒙福矣抑臣更有請者地方之有署官實由於選補稽遲懸缺日久之故蓋吏部單月急選雙月大選急選所餘之缺必待次月大選然後塡補如三月內

急選縣正印三十餘缺五月內急選縣正印二十餘缺是一缺到部無故而耽延不選者常至兩月不知地方已經年受署官之害矣臣愚謂除將單月之缺照例俱儘急選外若有餘缺宜將下月應得大選之人即行序補人爲應選此缺之人缺爲應選此人之缺無所容那移攙越於其間止期於早一日新官地方早濟一日之事少一日委署百姓得安一日之生耳

請禁委官查勘疏

李鄴園

臣竊見

皇上勵精圖治期於寰宇蒼生咸得安遂立奏隆平而薄海未盡底於康乂者則以

朝廷之德惠未究官吏之流弊尚叢遂令殘瘁之餘猶乖蘇息之

望以臣聞見所及向來各省撫按周恤民隱或稱查核錢糧或稱踏勘公務往往輕委屬官巡歷州縣不論監司府佐多帶奸猾吏胥恣取供應勒索打點取到册籍卷宗官府全不寓目止憑吏書指撥需求旣遂苟且了局使用不周反覆駁詰更有一種不肖之官甫到地方故張聲勢鎖提經承箠楚人役一時雷霆震動官民失色及其朝遺百鎰則夕結百鎰之歡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比比皆然以故州縣有司當其未至卽先偵其經過之處如何打點早爲預備輒動官庫錢糧取濟燃眉急需應付供給其用有涯救過畏譽其費莫算常見各省借冒錢糧有假支應上司借者有託酒席禮儀借者甚至獻媚逢迎使費打點皆一切朦列借欵積千累萬率因上司經臨借口情非得已及至水落石出徹底查追有司之聲名全隳而委官之飽颺難問曾不思公家之一錙一

銖皆民間之寸膏片血甘聽其漁獵爲常同於已逝之波豈不重可惜耶不特此也地方貪官蠹役專喜生事擾民旣有値過上司名色更復何所顧忌因而指稱使費攢斂細民擾萬家之雞犬塡貪濁之谿壑臣故謂從來委官下縣原無料理實濟不過州縣呈數本册籍委官判幾紙文驗其於　國計民生有損無補而況委官查盤久經奉
旨裁革乃至今日而承委公務之官依然絡繹道路
功令同於疣贅民瘼等於越秦大可異也臣請
勅下各該撫按自今以後凡委官查勘嚴加禁革永著爲例卽有必須責成查理事件止令藩司該道調取册卷悉心稽覈何難一一淸楚如有州縣欺朦情弊聽其揭參處分則供億省而錢穀得淸箕斂絕而地方蒙休更令各該撫按嚴查歷年侵冒錢糧有曾

因經臨官役需索借用項欵卽便追究原日官役之入已者照例論罪追贓還官此亦懲前毖後之法也臣數年外吏習知民間疾苦雖民苦不止於此而此實屬害民之大者故敢直陳愚陋

嚴察假冒棍徒疏

李鄴園

竊惟唐虞之世刑重姦宄

昭代之法律嚴詐冒蓋必假竊之徒不得行其私而後姦人屏跡治理肅清故譏察之法不可以不嚴也臣閱邸報見江西巡撫張

朝璘有盤獲假官假旗等事一疏內開金震乘坐官艘巨舫以壯觀瞻沿途招搖凡經過各衙門輒持帖拜謁希圖誆騙種種不法業經奉

旨拏解來京從重治罪矣臣因而思詐冒之流為弊甚大如金震

者實繁有徒請道得而窮治之夫以天下之大地方遼濶人心姦險作僞叢生有等走空奸徒專一指稱職官子弟仕宦相知粗探履歷私刻圖書僞造書札逢人認作通家到處傾談世好地方官府不察來歷一經輕與晉接聽其攘臂往來承攬關說肆行詐騙又且搆結蠹棍生題設策或垂涎殷厚而袖詞投匿扼吭盡其身家或伺訪案件而勒官押送鍛鍊逼其酬謝一人得計來者接踵其以挾制官府顛倒是非莫此爲甚總由地方各官昏者無覺察之才庸者無摘發之膽致使魑魅魍魎公行白晝相習成風人不爲怪即如金震白供鎮江蕪湖鳳陽安慶一帶沿途騙詐流毒已經二載向使所過地方早爲發覺豈待至江右而始敗露也當此功令森嚴之時內外官員誰無身家性命之慮敢不告戒子弟屏絕交遊獨此一種假冒之徒迴出意料之外彼旣無名節之可矜

亦無身家之可顧借他人之虛名圖自己之實利與其事發追逮賢愚幾於難分何如預爲嚴察眞僞可以立判乎臣請

敕下各該撫按遍行府州縣地方文武官員加意譏察但有前項之徒指稱職官子弟親知投謁官府招搖地方不問眞假立行拏究治以重罪有能不畏强禦摘發奸弊者卽將本官重加獎勵以示風勸若不能覺察仍與往來者或被訐告或經指叅卽將本官應治以徇縱之罪如此則奸徒無所售其計而爲所假借者亦得明其心跡矣抑臣更有請焉各處衝途地方仕宦經臨使客往來所在有司馳驟殷勤餽遺稠疊自朝至暮大半在車塵馬跡之間不思人之精神才力亦自有限使以伏謁之勤勤其職業何所不理以畏謗之心畏其官守何所不修臣請并

敕下各該撫按嚴飭所屬凡衝途經過使客一切刺謁迎送具文

概行禁止則精神自倍可厲事功煩費自省可養廉恥其於吏治不無小補

懲貪議

王伯咨 見卷第九

臣聞致理必在懲貪懲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飭而糾墨之章日滿公車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爲在內諸臣諱也蓋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賣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汚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盡吮天下之蒼生哉舉朝大小臣工莫不心知其故然而莫肯爲

皇上言者人懷自爲心也今夫同一遷除也或則以遲或則以速

遲必有爲而遲速必有爲而速也同一削黜也或復其故物或錮之終身其錮也必有爲而錮其復也亦必有爲而復也今有同犯一科也或則以出或則以入出非無故而出入非無故而入也同罪同情也或則議輕或則議重重非無故而重輕非無故而輕也凡若此者皆貪人所以盜名器竊威福而行其黷貨之私者也彼所借以文其貪者則例爲之階耳夫

朝廷惟典章法度爲不可移若夫例則亦有輕有重有予有奪皆足便其轉移遷就之端以遂其私圖也今懲貪必自近始而懲貪良不易

功令糾參贓吏必有實跡證據否則以其罪罪之夫買官於選曹受金者隱受官者亦隱肯出而證之曰若人以某官購吾金乎買法於秋曹者賣法者隱脫法者亦隱敢出而證之曰若人得吾金

而追吾罪乎如是則證據必不可得實跡必不可求夫貪廉之行不同也廉者不告人以廉貪者亦不告人以貪然而品行在人公論難掩質以國人之輿情廷臣之僉議與衆棄之可也昔者楊綰爲相而百僚減騶從毀第舍毛玠爲尚書而羣吏無敢爲好衣美食者今豈遂無其人乎苟專其委任待以至誠以風厲庶官矯易俗尚卽有貪人能不革面而囘心哉而其大本則在

朝廷崇惇大之政毋使貪人得借以圖其私葢貪人往往於賕賂不入之時行其刻深故借名器似忠嚴用法似正人君不察而信其心則彼於其受賕者得以徑行其私而人主不之疑今

朝廷事事寬大則貪吏無由操其急以要索寵賂豈惟吏治可清將

國家悠久之福實始基之矣

論吏治不清皆由舉劾不當疏

王伯洛

臣竊惟天下之治亂由於民生之安否所與
皇上共安百姓者不過一二有司而已使郡縣皆循良監司皆廉
法則
皇上可以安坐而致太平臣見
皇上孜孜求治痛惡天下貪官汚吏不得已爲犯贓十兩以上籍
沒家產之論無非欲令諸外吏洗心滌慮潔己愛民以昭宣
朝廷德意宜司牧者各懷敬慎化貪作廉然而糾舉之章無日不
上法愈嚴而貪不止其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所舉未
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
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

當明季時，緣撫按改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罷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至糾爲貪者皆真廉，奬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馴致亂亡，與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按，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

朝廷，而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按也，臣於目不經覩之事，不敢指陳，即如去歲十月內，科臣道臣各駁糾督按舉劾互異，內開陝川督臣金礪所首薦左布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旋被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參貪汚，贓私累累，督臣業經

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而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督臣金礪初爲遵

旨薦舉官員事內開分守關內道左叅議何承都持已品同金玉
憂時念切痌瘝旋又爲道臣貪婪事糾叅據督臣疏稱藩司黃紀
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列應薦之內及至黃紀被按臣糾叅仍覆
揭何承都事跡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叅之者也又如偏沅
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執詞赴訴乃始具
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叅之者也
即是而推則從前之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二人一二事已也
夫舉劾關係勸懲何等重事宜親訪確當然後可入告
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屬輕率失詳即屬線索由人
至於賄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
皇上處分臣不必更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未必件
件確當所宜立法振作慎重將來以後凡遇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叅酌公議果有賢而見毀不肖蒙譽部臣據實覆駁毋得只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執奏駁叅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選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為外吏仰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叅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遍諭責成各省督撫從頭洗滌勿以喜怒為低昂勿以厚薄為愛憎務期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選臣憲臣同加考核某督某撫舉某人劾某人皆確當某督某撫舉某人劾某人或失實詳列開呈聽

皇上親加甄別去留庶幾源本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勵大法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

公道宜彰疏

魏環極見卷第二

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其可其否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誣矣我

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

皇上之恩自當體

皇上之心為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不宜舉貪酷害民者宜揭參而不宜徇隱臣畧指一二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為我

皇上陳之如原任江南嘉定縣知縣陸龍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後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龍其守絕一塵才非四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龍其據汪標首告仇殺審明仇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諱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止以開報職名遲延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之以長養百姓雖該撫再疏奏稱龍其委係冰操不染一塵勵其素守策效將來部覆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為之罷市去之日攀轅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乃行李一介而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者

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參罰至五十案。其停陞及戴罪督催者三十餘案。降俸者四十餘級。應追銀兩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有奇。此一官者溺職已極。乃報陞蘇松糧道。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參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絳州知州曹廷俞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撥置將富民之妻王氏。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汚。氏不允從。羞憤自縊。闔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跡。平陽知府李廷樞。匿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爲名。將廷俞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現今公憤冤詞。豎碑於州。此一官者。貪惡至極。竟不爲巡撫糾參。而飄然陞去矣。夫

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

況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叅處同例盡職與溺職保薦無分豈我
皇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
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竊鰓鰓慮之也伏乞
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叅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而勵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

嚴餽送疏

孫作庭 見前

竊惟臣子服官奉職未覩其猷爲先觀其操守未有操守不嚴而可望其清白一身靖共爾位者我

皇上慎飭官方懲中外貪墨之風鼓天下廉恥之氣不啻三令五申而猶有工竇緣玩國憲以功名性命爲嘗試者即如薊州知州黃家棟私行賄賂欲結上官幸被首告敗露其事以臣觀之耳目之所不至摘發之所不及豈遂無有寘行不顧如黃家棟者乎夫鑽營一日不熄則仕路一日不清也仕路一日不清則太平一日未奏也故以外臣言之凡上官無論大小不可一毫受屬官之餽以京師言之凡百官無論大小不可一毫受外官之餽有所染則不能無所私有所私則不能無所黨如是而欲其盡滌肺腸大破情面臣知其必不然也且夫爲上官爲京官即廉隅自持四知是畏亦但能必己之不受而不能必人之不餽況其間人品不一心術難齊萬一見利而動則比匪爲奸其弊何可勝言伏懇

皇上天語嚴飭定爲法令立革陋規斷自近始以後如有外官差役濳攜書函向京師餽送私禮者投至某家即應某官據實糾舉以憑嚴加處分不得姑息市恩故爲容隱如或通同瞻顧匿不以聞倘被他人發覺即將不舉之官與餽送者一併治罪迄於各省以是爲例庶貪婪之弊除營競之路塞矣抑臣尤有言者近見京師交際常儀濫觴爲甚即至薄者率以盃緞爲故套習而不變遂以成風夫盃緞獨非物力之所出乎果其清介自守此用之不竭者何自而來若使此贈彼答安用此虛文相尙若受而不報雖小物必非無因此亦不可不察也且不論令節良辰終年羣相邀飲偃仰沉湎玩愒歲時聚會之間不無議論顚倒之際不無親疎浸假而生是非之口浸假而開依附之門總之皆屬不便不若將交際繁文燕飲縟節一切禁之省無益之浮費以養廉節留有用之

時日以勤職掌苞苴不通則好惡平而公道自昭私交不濫則游佚戒而庶績自修於以挽回弊習興致上理誠非小補也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張孝先 見卷第一

潔己奉公官守之常節存心愛物吏治之本原邇來習俗移人廉隅日刓括民財以肥已疾苦罔聞敲民髓以媚人逢迎絕巧其馭下惟貨賄是視斯奉上以獻欵爲能就令盈萬盈千止圖此身溫飽誰知一銖一黍盡屬百姓脂膏亦思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期於自盡吾心若使愛一文身受一文之污何以無慚衾影本部院冰蘖夙盟各司道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誠恐屬縣視餽獻爲故常勢必小民竭瘡痍以塡補雖曰交際之情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將取之家乎抑取之民乎取之

家懼難爲繼。取之民當何以堪。夫風憲固在上司，而親民莫如守令。彼稱我曰父母，我稱彼曰子民。土地我爲之墾，差徭我爲之清。逃亡失業，我爲之復；煢獨無告，我爲之恤。豪強侵占田宅，我爲之直；盜賊刦奪財物，我爲之弭；衙蠹生事擾民，我爲之懲；訟師舞文害人，我爲之逐；士風學政頹靡不振，我爲之興。天敘人紀循行無斁，我爲之舉。諸凡周知痛苦，如入赤子之室，如摩赤子之膚，斯民愛戴歡欣，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是謂父母，是謂子民。該有司果體此心，風行百里，何幸如之。倘貪饕成性，借餽獻以邀賞，有忝官箴，難孚人望，親民之任既不堪居，風憲之司將與有責。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各郡縣官員知悉，嗣後務存心愛物，潔己奉公，毋以登壟罔利之術，剝削吾民，毋以入厠隨臭之身，玷污上官，從此風清弊絕，共成大法小廉，本部院與有榮施焉。各宜

仰體毋違毋忽

交際論

韓元少　見卷第二

先王以人情爲田而修禮以耕之禮貴施報尙往來緣人情之同然而爲之制使無過不及於是懽然交暢而各愜其情詩曰之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又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夫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記有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苞苴後世以爲厲禁而以禮許之果苞苴也無害也古人臣無境外交而僑札乃相贈以縞紵韓宣子於鄭七穆各獻馬而賦我將見於傳記者不勝書也此皆所謂交際也而至於辭受取與之大閑則辨之精矣一介不與千駟不受惟義之從安有貨取之君子哉後乃禁其小者而忽其大者余嘗考儀禮凡後之所禁皆禮之所不禁冠禮主人

酬賓束帛儷皮士相見禮摯用雉下大夫鴈上大夫羔則同僚有贄矣士見於大夫有摯若嘗爲臣者有摯則屬吏有摯矣聘禮宰書幣夕陳幣厥明釋幣則封疆往來有幣矣若過邦假道束帛則隣近州縣有幣矣賓有私覿又有私獻則使臣有私矣覲禮天子郊勞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則以覲來者於天子之臣有幣矣此皆後世之嫌不敢言者而先王明著之於經誠以人情之往來不可廢固與辭受取與之大者不可同日語也自禮教不明乃峻爲之防毛舉此古禮以當貪名而暮夜之金無慮大萬不啻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爭相賂遺不止甚且以金珠爲脯醢契劵爲詩文踪跡詭密而卽有欲言者亦莫得其實於是財專有所歸而親戚朋友之誼闕伐木角弓之禮盡亡而北門之大夫作矣故交際之禮廢不足以禁貪人而適足以窮君子也

復黃蒙園書

魏石生 見卷第一

著書立說只是一事、然坐視生民之阽危而不能救。先聖之家法尙不如是也。論性書費二十年苦心、不知果可以畫一孔孟之言否、雖蒙契丈之褒許、而海內深山窮谷中、如周濂溪程伊川者未必無人、安得一一訂正之也、經世編、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計舉行、足以激濁揚清、拯救一時之困、而新撫數人驅車就道、草木亦覺爲之改色矣、承教欲糾彈一二人得其事實、生以爲此不足爲也、昔生在掖垣、後居憲席、從未嘗攻發人之陰私、凡所論劾、皆見於章奏、有實據者。契丈欲養大臣之局度。正不必爭一二人之得失。方今人才最爲緊要、實興選試而取之、奔走道途而棄之、夫捐納者之先用、當先用於捐納者之本行耳、奈何將歷科進士舉人、

皇上臨軒親策之人而並先之也進士爲一行舉人爲一行例監捐納爲一行丞簿捐納爲一行教習爲一行斯可矣天下之財盡沒於火耗是

皇上之天下其財半入於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糧書役又有使用雖有禁約一張亭長之壁即高閣戶書之室耳宜令各巡撫定天平法馬等子之式發與州縣其銀錢低昂多少之數照時價徵收每季一報知府職司錢穀不時查核呈報撫院庶銀錢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備者國之大事把總者兵之首領而無功卑賤之人賄賂濫收剝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後盜賊竊發何以控禦宜以武舉充之如文舉揀選之例庶冒濫革而營陳壯練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舉愚之所偶及者可分疏言之總一疏以陳之若其愚所未及者尚不可勝指數也

至於糾彈則於章奏中察其破綻臣僚中見其奸邪方可據實叅白簡以聞苟無其人自可正色以待人不必疑似冒奏反中心懸懸數月有誤正事也

剔衙蠹疏

孫怍庭 見前

夫剔弊釐奸之典內外官員皆有叅劾府縣吏胥亦有考察而獨京師之衙蠹與外省撫按司道之衙蠹未有一定之法可摘發其奸者此舞文叢弊所以日甚一日也即如各部衙役天下官職財用兵刑工役諸大事在其掌握倚法爲奸上下其手外官之不肖者資緣鑽刺先與此輩勾連通同行賄能使仕途之功罪無憑錢糧之多寡易混文移之遲遠由己財用之乾沒不淸其術則障日蔽天其贓則盈千踰萬該衙門官或爲其朦蔽而不覺即覺之而

掩飾遮護不肯搜求。若輩積弊相沿。益肆然無忌矣。若撫按司道之衙役通省之事咸經其手詐官害民弊難悉述下官既不敢問上官又復護短惟恐發覺有礙官聲是以因循容隱愈難禁制且此輩狡兎三窟在州縣作惡已極則轉投司道在外省罪蹟已著。則潛入京師。衙門益尊益成若輩藏奸之藪不急為釐剔弊源何自而清耶伏乞我

皇上自今定制令各衙門每年自行察覈其蠹役有奸狀著聞犯贓有據者如部司則列欵以呈堂官司道則據事以報撫按以便彙奏不許猫鼠同眠曲為回護俟審實贓罪照原定衙役例按律發遣重者正法庶大蠹不至漏網而衙門難以容奸若年終該衙門不肯開送衙蠹即令本官註明結報日後倘被別官指叅仍查犯事年月以徇縱追論每歲一行如甄別之法使巨奸易犯猾胥

知儆亂法者少而京省內外各衙門肅然就理其事似小而所關實大也

寇永修日記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黠首懵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一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徒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

覺察奸蠹內外畫一疏

李鄴園 見前

臣惟吏書作弊壞法處處皆然實未有如在京各衙門之最甚者故釐弊剔蠹當先自在京各衙門始京師之蠹消天下之蠹亦消

矣京師之弊除天下之弊皆除矣無如各衙門事務殷繁易於叢
奸滋弊該管之官一有不察則招搖撞騙無所不為且授受隱秘
難以舉發與受同罪之贓出錢之人必不肯首告即傍人告發亦
必不肯據實供吐其承問之官亦不過以夾訊不服朦朧完結所
以
朝廷清釐庶政諸弊皆易芟除而惟此胥吏之奸牢不可破即如
現在各衙門吏書豈果人人奉法而無作奸犯科之輩者乃數年
以來未聞某衙門袪一某蠹某衙門發一某弊即尋常責革亦屬
罕有之事可見向來書吏作弊皆該管司官因循容縱置若罔聞
且以為雖事發而身不任其責故也臣思衙役犯贓失於覺察者
本官革職煌煌
功令率土凜遵而惟在京衙門不用此例如往年門文秀一案書

辦犯贓至數千兩該管司官竟不坐以失察此甚非均平之法也
夫在內在外皆
朝廷法紀之地內外官員皆
朝廷發弊之人況部院事務關係更重部胥作弊賄賂更多若謂
衙役犯贓難於覺察豈外官偏有過人之精明而京官皆當無聞
無見乎寬於內而嚴於外何以厭服郡縣有司之心哉臣乞
勅部確議嗣後在內蠹役犯贓本官失於覺察者一體照例處分
則在京各衙門官必自覺察其胥吏而奸蠹斂跡內外肅清矣

衙蠹吞噬疏

張螺浮 見前

從來剝啄小民惡莫甚於衙蠹
皇上嚴綸申飭不啻再三禁舊役革頂首有犯贓十兩之明刑又

有犯贓一兩之新令然立法雖嚴而蒙蔽之局愈不可破究之殘民肥己盈千累百而未嘗發覺即使發覺又有巧術多端打點彌縫終成漏網故肆意虐民曾無顧忌且自郡縣以至督撫衙門串成一片互相救援雖有三年更替之令而移姓改名出此入彼引接下手非其親族即其子孫盤踞日深線索日熟內則伺本官之性情窺打點之捷徑外則聯唆訟之積棍交不肖之紳衿因而瞞官嚼民無所不至近見浙撫佟某疏巡撫三省以來恪遵功令但有蠹役憑民間告發然後訪拏在巡臣釐剔有方自當一清羣蠹但恐此輩日在上官左右聲勢赫奕若督撫按三衙門各役郡縣尚在曲意將迎惟恐得罪小民安敢遽然訐告即巡按訪實拏問既拏之後必索欵於臬司臬司轉索於刑廳刑廳無從驗知必詢之本廳書役然本廳書役必與此輩向結心腹之交因密通消息

即令本人自行造欵。遂將眞實惡跡。一字不提。反假揑無影無干之欵。上報塞責。夫蠹役作惡。必名聞通國。始為巡按之所訪拏。在訪拏之時。非不眞知灼見。及至公堂質審。率多偽欵。或姓名不對。或被誣差訛。一無實指。無論問官徇庇。即執法者欲直窮到底。而其事實屬無干。無從坐罪。倖免以後。招搖得意。自誇打點神通。人人畏服。故訪拏一次。愈增一次之威名矣。在初訪之時。非不出示令人告發。但近年巡按所訪人犯。往往發下府縣監禁。以致央情保放。盛服逍遥。游行市上。愚民見之。謂彼雖屬訪拏。現在安然無事。又孰敢犯其兇鋒者。惟恐補狀訐告。而此輩彌縫術巧。日後仍在衙門。則借端報復。身家立破。況每見縣間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府廳頂首矣。府廳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充道撫按頂首矣。衙門愈大。則肆惡愈深。即如前任按臣王某㕘嘉興縣知縣張厥修

一疏內有顧鑾牛李蠶貓二蠹說事過財已經拏問乃厥修之案未結也二蠹已仍入衙門當權攬事又如臣同官袁某參郡守婁縱

疏內有府蠹馮彪原係拒捕鹽梟十三年間同父馮春字親手打死海鹽捕快沈繼峰妻王氏具告鹽院批發總巡廳弔棺嘉興東門外存貯候撿彪遂竄身夤充府庫吏抗不赴審至今不結至於種種贓私前參未及十之一二然恐將來審問時或盡付子虛或不過問成八九錢贓銀而止何則蓋

上諭有一兩籍沒流徙之新例故必不滿一兩之數也上下蒙蔽打成一片總之此輩之身家必不至敗壞則小民之冤苦必不敢自鳴臣請

勅部嚴行各省撫按以後必須嚴拏勿待告發拏到之日先責迎風然後發下按察司監禁不許轉發府縣以致保放仍即出示招

人補狀其採訪各欵務開實跡若揑造塞責以致審質全虛者即追究造欵之人治以扶同黨惡之罪蓋訪拏衙蠹必無冤濫欵贓必多被害必衆 憑諸眞欵再憑諸告發從公嚴審依律治罪被拏之蠹斷不仍留地方則小民知蠹役之可除自無所顧忌而敢於伸寃矣除撫按不時訪拏外大小各官更將本衙門蠹役自行覺察其府廳縣每季各造本衙門人役花名册幷並無訪過再進印信甘結移送刑官刑官不時嚴察如有犯者立刻揭送撫按坐本官以徇庇之罪倘刑官隱匿不報撫按訪實題參刑官一併治罪倘撫按隱匿不參科道官風聞一併參奏治以徇縱之罪如此積蠹可除而人得安枕矣